

文體明辯

三十

78
8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章類	四架	三七號
八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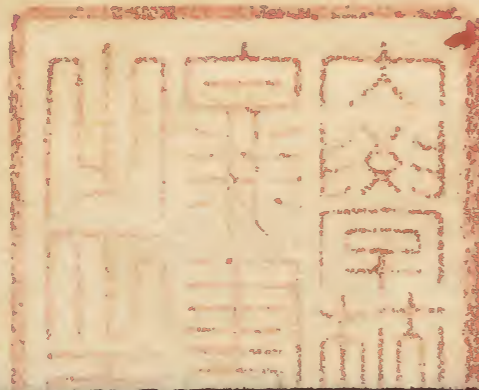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三	六
函	號	二	一
架	冊	九	四
冊		二	七
		八	

內 閣 文 庫			
漢書	類	二	六
冊	號	七	一
架	冊	八	二
		九	三

不許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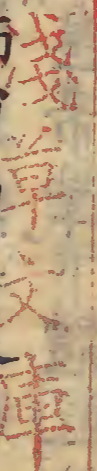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 (33)
函號	362 30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露布

按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辭也書辭于帛建諸漆竿之上劉勰所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者此其義也任昉云漢賈弘為馬超伐軍操作露布而世說亦謂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則露布之作始於魏晉而杜祐以為自元魏始誤矣又按劉勰檄移篇云檄或稱露布豈露布之初告伐告捷與檄通用而後始專以奏捷歟然仁

文世既不傳而後人所作皆用麗語與表文無異不知其體本然乎抑源流之不同也今不可考姑採數首列于篇

前鋒都督平兗青州露布

晉撰人闕

尚書五兵臣元等言臣聞天下之義當混為一我伐用張仁人之兵所存者神無遠弗届迪上帝命付中國民徐方既同而來庭宣王復古齊地悉平而振旅世祖重光整我六師如雷霆植十二郡之旗鼓不圖今日載績武功恭維皇帝陛下體乾粹

精位履中正凝江寧神璽之祚至于萬年開吳分歲星之祥綏以多福有方行海表之略無宴安江沱之心惟氏鞠凶至堅孔熾吞燕涼而荐食介鱗易我衣裳闖荆益以長驅蝨賊荒我居圉敢行稱亂不戢自焚師克在和雖武騎無所用天助者順聞風鶴皆為兵一戰成淝水之勳三捷取壽陽之境匹馬箠起輪無反乃滅而亡簞食壺漿以迎白後子后謳吟思漢震動附周臣安請乘破竹之機分命采薇之率復舊都在此行也清四海可矢時哉臣等以先啓行敷奏其勇辟四方徹我土誕將

天威獎三軍定中原翦此朝食推鋒而造渦潁抗
旌而次彭城彗掃星流席卷雲徹欲快心於狼望
庶舉秦若鴻毛虓虎濯征困獸猶鬪張崇守兗河
而假息符明據青社以偷生食椹靡懷寢新莫悟
矧河南城堡之皆附寧山東德化之誅乎乃遣劉
襲攻郵城崇棄甲而遠遁復俾高素向廣固明因
壘而來降穆如清風丕員出日齊變至魯魯變至
道載戢于戈汶達于濟濟達于河底謹財賦遂鼓
行於司豫汜盪穢於羌髻時靡爭而心載寧君之
訓而臣何力斯皆帝德廣運聖武布昭歸鄆謹田

用儒無敵揚文武烈圖功攸終于以正六龍御天
之居豈止保五馬浮江之緒臣等共武之服賴天
之靈洛邑朝諸侯望翠華之回軫營丘發嘉號埃
玉牒之脩封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
某官奉露布以聞

破朱泚露布

唐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
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
者待仁與待暴一貫也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
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毋德刑具也舉則協王道而

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
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
又生靈補雍熙之味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皆
抑實爲何伏惟皇帝陛下德溥博法於乾坤貞明
侔於日月陶埏六合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
光奉肅宗代宗之不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
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
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偃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
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姦徒
榮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穢之物腥彼宮

闔散作旬始之妖字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此下
宗用宋此兄弟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
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闕茸之質冀
華桀鷲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猥狗
吠豢牢之主頃屬交輿順動奔奉郊圻駐蹕而泚
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失射天穿高
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罪惡貫梟獍是
以萬方憤怒九服聳騰思礪劍者投袂而興爭淬
刃者不期而會屬賊伺間釁天奉陰貸兇謀既緩
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算恭行

文豐詩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四

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馮牙饗社假神祇
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
灞澹以揚旆瞰苑囿而下營土堡起音伐耕也雲舒木
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
賊初陵犯已略芟夷指斬仇謂其氣竭而來歸尚
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爲至二十七日
會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朱鼓而人心粗厲
先庚而軍令疑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仗復仇之
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
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

夫尚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誥都虞侯
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
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
行營商州節度都虞侯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
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啓行
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獲聲塞宇
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恭門外盡銳於神麤倉東
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爲地左廣味離於舊壘
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
言張雲等志懷標狡言尚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

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飀馳衆若螽蟴集橫列
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踳踳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
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兼刀斧將兼御
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驅
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
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
霍耀鼙鼓騰聲而隱鞞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
踣籍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
賊之心旰旣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
故其繫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懼

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汙俗昔實乎人推赤心
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
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
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謹諫之聲山傾而河泄鼓
輦之氣霆鬪而電馳屏翳伯發向敵之風回祿神
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旣自北而徂南
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
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詵義武軍兵馬
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目華馬軍將甲子哥霍去
傲郝觀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

祀音祕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慎金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官垣之萬雉及茲翦滅纔欲乘凌曾乏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張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許即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稜氛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

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官禁脩謁寢園鐘虞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一作基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鼓內再造可封之俗固橐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

熙然若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乏吉甫之
文武缺卻穀之詩書此皆諸將協心羣帥宣力非
臣庸瑣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
布以聞

劔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
蕃露布 唐章臯

尚書兵部臣臯等言臣聞天討有臯兵應者勝義
者王夷不亂華師直為壯曲為老多助之至四極
爰轅正觀太宗年號則同羅擊延陀開元玄宗年號則九姓
殄默啜曰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風鵠羊音

揚讀曰虜河源武節愔虜月嶺率寧人之有指先元
戎之啓行用信同伸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維
皇帝陛下德宗宣昭義問牧寧武功績八葉之鴻圖
暢四征之雄略懷梟鳴銷侵沱稟印太和剪鯨鯢
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芳
各脩貢職條支若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之遐陬有
吐蕃之醜類侵欺王略倍同背奸同于齊盟乘邊將之
騁兵瞰戎丘之虛候為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
蚤賊搖我疆震驚畿甸駢瑤塵音愛也敢於深入鑿蹕
至于親屯間然授兵敢以謀我尚納汗而含垢姑

通使以結和清水之盟味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
靈而徵賂闖鹽夏以擣虛夷德無厭弗悔衽金之
既楚氛其惡輒興衷甲之謀蠢爾爲讎整居匪茹
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雖嘗并力康
人之率百濮固不離心頽頽於邊受命于吏斷匈
奴之右臂羈南粵以長纓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
成擒鹿之執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我和之郭
盜竄匪於龍虎復虞劉於麟塞我守將墮我陣
隍脩戈矛與同仇靡室家不遑處臣等請奮其旅
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寧太原

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校暨東川貔虎
之師烏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壹
大滄之諸將陳泊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
顛之半策勲北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
械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
將乘勝而定青海釋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
九却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
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廬魚潰
旣脫兎犇谷靜山空行就焉耆之僂區殫域滅汜
聞智盛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

運奇堂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功須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隳，開遠門，揭候坐收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觀崑丘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宋潘美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伏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

宣威伐罪，甲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啓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特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爲風化，以誅戮爲政事。置火牀鐵刷之獄，入不聊生。設剉確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鬻割割屠窮，彼殘害一境。顛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明如望皎日。我皇帝太祖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于戈，拯其塗炭。臣

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
平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
遣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
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
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
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
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偽命文榜皆是會合逆黨
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偽禎王保興等
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
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眾行營將士等感

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受命
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
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
焚烈焰連天更甚昆岡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
之誅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則當時乎定其在州
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
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
筭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
殊方既久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
之降祐其劉鋹并偽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

興太師潘崇徹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
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中
薛崇譽等明助劉錕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同俘
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
謹奉露布以聞

公移

按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故以公
移括之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六其一曰狀百
官於其長亦為之其五曰辭庶人言為辭其六
曰牒有品已上公文皆稱牒諸司自相質問其

義有三一曰關謂關通其事也二曰刺謂刺舉
之也三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宋制宰執帶
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六部移宰
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及從官任使副移
六部用申狀六部相移用公牒今皆不能悉存
姑取其著者列之今制上逮下者曰照會曰
劄付曰案驗曰帖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咨呈曰
奏呈曰呈曰牒呈曰申諸司相移者曰咨曰牒
曰關上下通用者曰揭帖大略因前代之制而
損益之耳

文選月詠卷三

狀

柳州上本府桂管觀察府觀狀

唐柳宗元

莫蕩與莫果關蕩弟誠救兄以竹刺果傷臂經十一日身死准律以他物傷十一日各依殺論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伏以中丞裴行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

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哀周防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也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况俟期尚遠稟命不遙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輕賜塵蹟惶戰交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上戶部狀

唐柳宗元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整務戶部錢是准敕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員外官亦非舊制宗

文選月詠卷三

八多

七

无在永州日見百姓莊宅公驗有司戶李邕判給
處足明皆是正官今請悉依故事為准並廢員外
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員責其成功俾無虛授貯
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冀貨不濫分宦無
曠職謹狀

脩禮書狀

宋蘇洵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
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去無使存錄洵
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
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

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
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
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
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
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
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
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
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
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一二則適足以
為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

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唯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楹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

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其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叅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辭免知寧國府狀 宋文天祥
具位文某照會伏准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七日三

文淵閣詳卷三

省同奉聖旨文其差知寧國府替朱應元缺者起家超躡望闕徬徨伏念其實無他腸粗有遠志昔年憂國冒當事任之難數歲杜門寧悔身謀之拙屬明良之胥慶念岳牧之疇庸曾謂栖遲遽叨選用惟是某省愆已至貶秩猶新雖公論至久而愈明而丹書未謂之無過儻不量於出處是自速於顛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叢祠使其得以讀書養親安身寡過他有驅馳之日無非報效之年所有省劄已寄留吉州軍資庫未敢祇受須至申聞者

牒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唐韓愈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敘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可比擬其新受授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且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潮州請置鄉校牒

唐韓愈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無民免而無恥則字不知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不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一作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

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向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學一作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為裴中丞行伐黃賊轉牒

唐柳宗元

當管桂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兎之穴踰伏偷安憑孽狐之丘跳踉見恠以為威狐不

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隳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
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
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
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
誅之罪，眾輕鬪蟻，勇劣怒蛙，織縞當強弩之初，孤
豚償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
見厚於齊斧，突梯首鼠，濫欲寄於旄頭，勦絕有時，
不索何獲，某拱稽也，持戰致命，執銳忘生，車甲既備，
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竊觀上略，總制中權，戰
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盡出

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
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憚於羽檄，跂
足惟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
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
千里，國容不入屢，且入於寢門，家事勿關，土已填
於左闔，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
敢告同心，孔大夫，幾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
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名
以義烈為已，任勳襲太常安南李中丞，名象，以英
武為家風，業傳彝器，並膺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

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交凶文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馬援之戮呂嘉南越相王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歸義粵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勲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隣管以成犄角舉牒者

判
按字書云判斷也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於刑而已秦人以吏爲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

雖儒吏並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尚有近於先王議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詞唐制選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執法據理參以人情雖白彌文而去古意不遠矣獨其文堆染故事不切於蔽罪拈弄辭華不歸於律格爲可惜耳唯宋儒王回之作脫去四六純用古文庶乎能起二代之衰而後人不能用愚不知其何說也今世理官斷獄例有參詞而設科取士亦試以判

文選月辭卷三十一

其體皆用四六則其習由來久矣今取唐宋名
作稍近質者分而列之一曰科罪二曰評允三
曰辯雪四曰番異五曰判罷六曰判留七曰駮
正八曰駮審九曰未減十曰案寢十一曰案候
十二曰褒嘉凡若此類多便理官而不切於應
舉之士蓋選士以律條為題止於科罪故其餘
無用然猶必列之者欲使學者知制判之初意
也

科罪
太學生劉仁軌等省試落第搥鼓申訴准式

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
經業更請重試臺付法不伏

唐張鷟

劉仁軌青襟胃子黃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異王
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
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日徒棄光陰文史三冬虛淹
歲序有司試策無量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
之下第理合逡巡斂分退坐授銓豈得俛仰自之
肆情搥鼓狀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退者既恨
獨遲簡得者不應徧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

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
門恐開僥倖之路豈冠奏効自合甘從馬喙無冤
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浮辭

府史杜玄掌造金壘遂盜一枚鑄敗為酒器
斷絞不伏云東主味進合准常盜不谷死

唐張鷟

傳國之寶有道必資式開瑞象之文祇啓祥麟之
享白玉為檢映犀紉以分輝黃金為繩瑩龍緘而
動色既施寶玉復假金銀封以青布之囊帶以飛
靈之綬杜玄一介庸瑣千載寒微馳策十年之間

始預九流之選理須恪勤匪懈守孫賀之曹夙夜
在公奉常林之教豈得小心之譽味出於階庭大
對之蹤已流於臺寺創茲六壘輒盜一枚遽殘麟
角之輝翻作褻蹄之用方寸妙篆奄就爐銷五字
靈文俄從灰壤量其犯狀罪不容誅語其刑名死
有餘責既投無赦之律合處不敬之論禹泣既不
原辜湯祝如何免罪宜從絞坐以肅朝章

右金吾郎將韋謙於清化坊屠兒劉忽索肉
不得決四十禁經一月忽寓於左臺云咆哮
無上下禮

唐張鷟

韋謙五霸貴緒三輔名家忝司陰識之班謬總朱
浮之任不能恪勤守職廉慎當官未懸主簿之魚
類窺亭長之肉貪婪之性無愧於惟鵠饕餮之情
有同於相鼠庖丁之室屢被侵欺朱亥之門恒遭
刻削徐秀才之耿直詎肯庶幾韓安國之踈通曾
何仰止馬防名德雖味可追崔瑛芳聲去之匪遠
大津橋內寔歸左衛之麾清化坊中豈是西曹之
管越司侵職自有正條不合筆牒非無舊式依檢
騰凌無驗未可全科設令咆哮不虛止從凡闕宜
從犯狀據法論刑

揚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
并設管絃有縣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
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遂打舟人臂折

唐康廷之

日觀遙臨旁分震澤甯波廻瞰近屆邦溝郊連五
達之莊地近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驕奢屬以
良辰纏絲令節江干可望俱遊白馬之壽邑屋相
趨並載飛龍之舳泛長波而急漿有類乘毛湧脩
浪鳴鳴船更同浮葉簫吟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
引蓮歌即唱江南之曲王文間閭賤品蓬革庸流

名教非閑。禮儀多闕。三年巨痛無聞。毀瘠之哀。五日佳遊且預。管絃之樂重。以情存勝負。志在雄豪。爭馳赤馬之津。競賭青蚨之貫。先後由其不等。忿爭於是遂興。無思李老之言。早折羊公之臂。然其居喪聽樂。已索科條。在服傷人。一何兇險。論情撫事。深穢皇猷。定罪明刑。理資丹筆。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唐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闕。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奸非眷彼。閭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

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禁中唯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鐵官。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誑誤。而抱關為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有久。將何禦於臧紇。固當無惑。必宜嚴科。

評允

主爵員外郎梁璨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勞。御史大夫李加為佐命功。並妄爵也。請皆追

奪

唐張鷟

疏茅建社。剪桐開國。隆定鼎於昌基。茂勤王之令

典公侯珪組百代相仍帶礪山河千秋不絕祇如
吳郡四縣東海之功臣蕭曹萬家西京之佐命莫
不甘棠教化光宣召伯之風大樹辭榮獨擅將軍
之氣魏宰智不動俗曾無汗馬之勳李加謀不出
凡詎展饑鷹之効無功而祿不可勵勳臣無德而
官如何獎朝士昔豕突命賞偽新於是覆亡羊爛
封侯更始由其喪敗並為爵人失叙錫王無綱宜
遵操斧之柯豈踵覆車之轍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奕基聞寇至不輟
御史以逗撓糾察 唐鄭少微

連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迺役情
於奴戲雖費禱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侃既捐何勞
健羨一枰之上靡聞懷陣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
戎之節御史乘騶按罪執簡彈違白以羣兇實由
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寘以逗撓雅符蠹憲
丙為左僕射門立祭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

戰儀曹不許 宋余靖

位縻王爵固有彝儀名列子倫所宜降禮既高閔
之共處豈列戟以重施丙鵠印傳家蟬聯襲寵斗
樞踰貴既升八座之榮社土故封遂及一經之嗣

胡為令子用達宏規以謂秩視諸公率列分茅之位勲崇三品請頒立契之儀展矣攸司詳夫大跡且乘軒服冕雖同列國之權問寢趨庭豈有異門之制縱味該於今式宜少叶於謀猷况乎尊有壓卑之文備存典冊子存避父之禮綽著章程國有大焉古之道也恩榮沓至任旌高類之勲制度紊愆宜善柳或之見必當固執無謂他規戴記傳芳車馬猶稱於不及隋書勸善祭戟寧聞於再頒必採禮卿之詞勿貶侯氏之過

辯雪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法大理
斷笞三十徵銅四斤暹款奏事雖誤不失事
意不伏徵銅

唐張鷟

崔暹風神爽俊詞彩抑揚雅調踈通清音朗徹裴楷之英姿肅肅朝野羽儀魏舒之容止堂堂羣寮領袖自可曳裾紫禁伏奏清規助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豈容金馬之對未被譽稱神羊之威俄聞秦劾罰金既罹於踈網辯壁無捨於明珠過誤被彈止當笞罪不失事意自合無辜雖觸疑

霜理宜清雪

本衛狀頃者內有警急羽林將軍田達當討
救之際索馬不與拒門不開覆奏往來宜失
機速合處極法不伏 唐張鷟

田達襟神勁烈志節堅貞天子之腹心皇朝之牙
爪鷄鳴高樹風雨不易其音塵尾長松冰霜不改
其操一兵一馬咸待符竹符門閉門開皆憑木契循
環覆奏務在從真倉卒輒來焉知非詐薛廣斷鞅
情發於衷到暉拒門意無非惡一心可以事百主
百心不可事一君苟不踐於斜進固無虧於正道

衛綰敦實謹厚見稱王陵朴沈真專可尚宜除舊
過不奪前班則沮勸有歸政刑無失 按忠臣不事
二君豈可云

杜俊對伏遺箭於伏內御史彈付法

唐張鷟

杜俊幼乏過庭少虧函丈濫荷苴茅之蔭叨居蘭
桂之叢故得佩鞶龍軒腰鞬鳳闕不能翕肩斂氣
對黼帳以兢魂俛首曲躬臨玉階而側足豈得欽
承聖旨曾無戰灼之心侍奉天威敢縱胡盧之笑
石慶謹厚未著於朝儀鄧通喬淫已塵於國典不

恭之罪付衛碣以懲科無禮之從從日碑而訓戒
雖伏內落箭未見遺弓律有正條相須乃坐二罪
俱發自合從重而論一狀既輕不可累成其過
甲將死命其子以孽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
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唐白居易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辯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
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
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為陷惡三年之道
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

是豈可順非况孝在慎終有同魏顆理治也唐避
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
因心之孝

番異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
之宣為御史彈順受贓二百貫勘當是實順
訴宣挾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贓不
虛

唐張鷟

田順提輿晉望讓珮汾陽作貳分城參榮半刺性
非卓茂酷甚崔林鞭危窳以振威辱何夏而逞志

嚴宣昔為郊尉雌伏喬玄之班今踐憲司雄飛杜
林之位祁奚舉薦不避親讎鮑未繩愆寧論貴賤
許揚大辟詎顧微嫌振白鷺之清塵糺黃魚之濁
政貪殘有核賊狀非虛此乃為國鋤凶豈是挾私
彈事二百鐘坐法有常料三千獄條刑茲罔捨

判罷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
絹入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麤物將以供
軍絹是細絹擬貯官庫

唐張鷟

趙務鳴鶴登朝含鷄伏奏轉著之敏未見稱奇聚
米之能無聞播美張蒼之善筭國用詎肯留情馮
勤之巧計軍儲曾何介意廻長作短異趙達之精
心變近成遙殊顧談之屈指蒲陝之布却入漁陽
幽易之絹返歸關隴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望
秦人之情平繫獨無也細絹稱以納庫麤布貯以
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亦兵家賈怨宜從削黜以
肅頑愚

判留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強羣弓馬超衆眦其一

目恐不堪待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唐張鷟

主上股肱是為心膂漢高之得樊噲廓去妖氛曹
公之有典韋克寧寰宇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
非無孟悅之才實兼任鄙之狀登城斷布所向無
前荷石投人誰當餘勇越稷門之宇俊健有聞舉
大國之關驍雄可尚昔子夏喪自猶講授於西河
左丘失明亦脩書於東魯殷堪雖眇作牧於江濱
丁儀止婚興嗟於魏帝用大掩小棄短從長川澤
納汗山藪藏疾蛇銜輝乘不以細類為嫌虹氣連

城不以微瑕致損大材可錄小疹何傷既要所須
宜依舊定

駁正

洛陽人祁玄恭賄司勳今徐整作偽勳挿入
申奏大理斷恭為首整為從恭不伏

唐張鷟

止戈為武靜亂之嘉謀致果為毅安邊之茂軌
庸命賞將酬犬馬之功書勞策勳用答鷹揚之效
祁玄恭奸回是務逞徂詐於千端徐整乾沒為懷
縱狼心於百變勳墮筆注官逐賄成將此白丁挿

名黃綬雖復龍蛇共澤善惡斯殊終是鷄鶴同羣
是非交錯整行詐業素受偽勲兩並日拙為非一
種雷同獲罪執行故造造者自合流刑囑請貸求
求者元無首從

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襲爵庶子
告不合承 唐張鷟

父昭子穆千齡不易之儀繼祖承祧萬代相因之
道若骨肉無爽鳴鳩之美克昌血屬不同螟蛉之
子何寄王暢名參驍衛職縮羽林俄纏風燭之災
近絕丞嘗之嗣棄其庶子收彼姪男意既不保其

家神必不歆其祀故荀顛令君子之子珠玉相輝
韋玄成丞相之苗芝蘭遞茂枚臯孽子不廢光門
裴秀傍生無妨貴族三鱣之寶銀黃所以挺生七
貂之門金紫於焉間出側男自須絕胤猶子不合
承宗詐襲者處以徒刑應續者宜從改正

倉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據階級有
費倉儲望請准見任官品級極為裨益未知
可否 唐張鷟

冰霜凜冽白壁不可以禦形水旱災危黃金不可
以適口故饑者忘食不崇抵鵲之珍寒者思衣不

貴靈蛇之寶珍臺閣不可以無儲而存金城湯池不可以無粟而守祗如給祿給俸具在朝章准階准官俱編甲令豈容諂佞之輩曲路邀名趨競之流僻塗生巧窺測人主汲黯由其面折割剝黎元桑弘以之腰斬我國家咸有一德法無二門動必依繩言不踰矩比成王之制度令出惟行則大舜之溫恭朕言不再胡敬識非稽古學未知今作聰明而亂舊章恃薄才而隳正法南山之峻寧資覆篋之饒東海之津何藉操觚之潤請仍舊貫無替前規

于旦奏孝門舊多偽作祥瑞並請破孝門勒從課
唐張鷟

天地所生人為萬物之貴人倫所重孝為百行之原昔傳曾閔之名今有荀何之譽孝通厚載則白兔呈休孝感圓宮則丹鳥結慶于旦巡省風俗敷暢臯猷未聞沮勸之方遽表澆淳之跡舊蒙旌表今請剔除詐濁不逮於詐清慕善猶逾於慕惡豈可以已無仁不信仁者之行仁以已無孝即疑孝者之非孝蠻貊之國尚或難容父母之邦如何自處靡閑大體好訐微疵事既不然若為通允

駁審

山陽公主為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唐張鷟

山陽分輝若木。派浪咸池。七襄之駕。既嚴萬金之禮。斯盛張敖。勳舊竊湯沐之微。滋寶固名宗。露脂粉之餘潤。但任人以器。有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下。時聞丞相之男。乞衛宮中。唯允左師之息。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從。依館陶之為子。求郎終無允許。若有言有行。胡越可以正除。無德無功。昆季寧容濫及。宜銓其器。識察其廉能。

待得實才方可詳擇

未減

今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付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

唐張鷟

王隆忝沾趨吏。幸列胥徒。祿雖給於斗儲。官未階於尺木。雞卵之饌。雖避嫌疑。鵝白之錢。若為窺覘。每受一狀。皆取百文。朱申疵面之功。翻起黑頭之患。獵青鳧之小吏。觸驄馬之嚴威。因事受財。實非通理。枉法科罪。頗涉深文。宜據六贓。式明三典。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
口已離本任

宋余靖

食糜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因
其去官遂不思於潔口丁也才高有位秩滿將遷
飛鳳嚙書亦既榮於寵命解龜罷政遂靡讓於好
羞謂行邁之有期曾厭私而不懼况古之循吏名
列青編掛府丞之魚誠在涖官之日留壽春之犢
實維去任之晨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歌鄧侯之五
鼓曾是遵途持山陰之一錢當思勵俗徒欣苟得
豈曰能謀重耳受殮蓋當於旅食叔魚及錦益愧

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疵則恐罔知紀極推恩布化
未聞畫象之遺風贖貨啟奸遽恣貪狼之本性縱
離境壤終喪廉隅減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統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
輿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
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經

宋王回

指斥乘輿臣民之太禁至死者斬而旁知不告者
猶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於海內使雖遐
逖幽陋之俗猶無敢竊言訛侮者然書稱商周之

盛王聞小人怨罵乃皇自恭德不以風俗既美而
臣民儼然戴上不待刑也則此律所禁蓋出於秦
漢之苛耳若妻為夫服斬衰而降其義甚重傳禮
已來未之有改也且挾虐犯法既詐自訴而七出
義絕和離之類豈有宿怨顧恬然藉衽席之所知
喜為路人擠之死地其惡慙矣宜如有司所論已
若失減所告罪一等甲同自首以律附經竊謂非
薄君臣之禮而降夫婦之恩也此篇之陋情筆力稍
耳

案寢

禮部奏海州奏朱鷹集岐州奏白麟見及薦
郊廟二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與否

唐張鷟

典朕三禮大舜委於美尼伯夷分敷六經成王任於
刑伯建茲歲首實曰春官敦叙九族之親欽若五
常之教祀地郊天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
撮其機要岐州俯隣八水斜瞻鸞鷲之峯海部近
控三山廻瞰鯨鯢之穴陳敬所奏瑞鷹翻朱薛泰
申文祥麟孕素絕丹霞於日羽晃若朝輪晶白雪
於霜毛皎同秋練既無狀驗空有奏章尋鳥跡於

雲空察入形於水鏡刻猿猴於棘刺尚且見欺說
蠶繭於天宮誰堪輒信語同捕影不可誣神狀等
繫風如何薦廟管窺其事案記為宜

都留守左右屯衛將軍王林狀稱駕在西京
恐有警急請屯兵於宣仁門外以備非常

唐張鷟

皇天震怒發雷電以申威聖帝除殘用于戈而肅
殺莫不先聲後實轉敗為功就逆命以迎師因不
庭而動將五十二戰非黷武而窮兵二十七征蓋
除兇而翦暴期門七業列刃以攢鏃衛尉八屯警

夜而巡晝王林位參八校職列五營朝檢察於周
廬夕嚴更於微道請於都郭別置屯兵思患預防
不虞先備但王者之貨藏之於天下王者之師守
之於海外以騎數十振彼威容卧鼓歇鞍示其間
暇豈有置兵城內列騎街中百賊扣門萬夫何用
掩扉拒寇終為自死之人入井逃災乃是成理之
鬼虎豹在檻無復施其爪牙鷹鷂處籠何以張其
羽翼繫猿庶下求其趨捷之功蚌驥庭中責以超
驥之用五尺童子尚以為愚三事大夫若為通許
所請無理告記為宜

案候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為業遂被伶人洪崖盜食其瓜並盡為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了復無瓜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唐撰人闕

錢客家臨白杜業在青門米實蔥花光浮五色藍皮蜜埋美至三搖長懷洗王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垂夔足道契狼心不能李徑遺冠翻乃瓜田躡履循茲猿臂因採掇而全空眷彼龍蹄隨指揮而忽見寧勞宋灌自含冰谷之文不假曾鋤俄

結火山之實錢既迷斯術化洪乃集彼回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盜者初觀蒂母似逐仙來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為幻幻已去而無瓜迷者知迷迷既祛而有悟論妖疑切誨盜情深雖陳自口之詞莫辯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曉真虛崖實未知州縣更宜尋問方可裁量

褒嘉

錢塘人孫戩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乘船衝濤船覆至死戩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設祭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為純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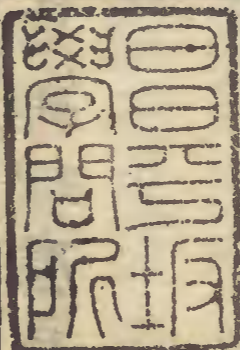
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

唐撰人闕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戩既
日篙工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
俄奔定邀伍相青鳧坐覆忽訪馮夷應同罔象之
神顏異呂梁之子媚容悲纏枕草志切投戩忽以
祠瓜何殊薦芟銜心似石寧怕海童泣淚如珠即
追泉客初均洛媛持弱態以凌波竟學曹娥抱沈
骸而出浪論情足為純孝撫事不愧褒揚朱題黃
絹之辭先寘玄纒之罪州司滯獄法恐不然縣請

立碑理應為當

三
骨
明
新
元
三
判



整
字
加
朱

